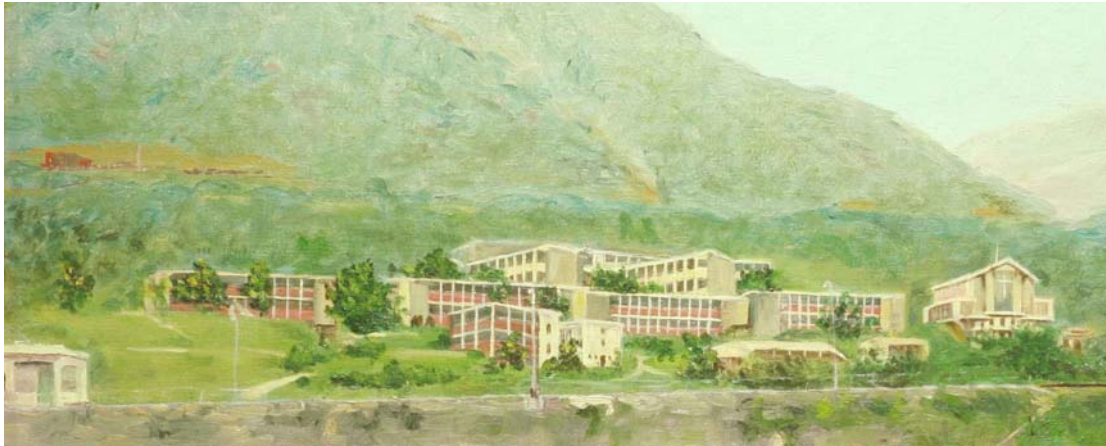


# 如畫清諧見匠心

盧廣鋒（67 史地）



崇基校園建築——如畫景致 1963 年湯華德校牧夫人（Mrs. M. Tonge）油畫（局部）

崇基早期校園建築有「樸雅融文照海山」之美，早已是崇基人的共識。校園主區的建築群雖已不復存在，但崇基人仍然難忘其美。上回展覽，從圖文兩個方面讓人回顧，讓人認識，其中多有親歷其間者的俊賞之言；單從用者體驗的角度來看，或可說「前人之述備矣」。我嘗好奇，這樣美的校園建築，賞音人自然不少，而建築學家們會怎麼看？內行人會用怎麼樣的語言去描述呢？

隨著舉辦展覽，對校史檔案的整理，對相關資料的發掘與追尋，我們對早期校園建築的認識也越來越多。崇基早期優美建築出自建築名家之手，這點事實長久以來並未廣為人知；而年代久遠，好些當年的建築設計圖則又已散佚不存。優美的建築值得讓人記憶，讓人珍惜。任由建築檔案散佚不全，任由建築師給人遺忘，豈不可惜？

自從上次展覽開始以後，中大建築學系顧大慶教授並未滿足於只作初步的介紹，他認為崇基早期建築甚有研究價值，值得更作深入探討，年來在百忙中不斷悉心整理研究有關資料。現在，顧教授的新著初稿寫出來了，這真是一樁美事。新著名為《崇基早期校園建築——香港華人建築師的現代建築實踐》，內容既有詳明而系統的論述，又有為每一建築重新繪製的圖紙，比起原設計圖則久已散佚不全的檔案來，這無疑是早期校園建築群的一份詳細而完整的紀錄。我作為展覽籌備小組的成員，有幸得以拜讀新著初稿，先睹為快，更是一樁樂事。是次展覽

內容大部份取材自顧教授的新著初稿，觀者有幸，能夠藉此從建築設計的專業角度去認識和了解崇基校園早期建築，這又是另一樁美事了。

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，國內政局動盪。風雲際會，「四方人士，同興此學府」（校歌歌詞）。崇基繼承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辦學理想，會集一時俊彥，當中包括了移民教育家與移民建築師。崇基在淵源上，除廣州嶺南大學之外，要數與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關係最深。無獨有偶，崇基校園的選址與墾殖者凌道揚院長，校園建築的規劃和設計者范文照建築師，都是聖約翰的校友。崇基原來具有鮮明的聖約翰背景色彩，就憑這點淵源上的關係，崇基「地利人和」兩得，從開始即為校園帶來了精彩的發展。說崇基的校園建設，又豈可不追溯這兩位聖約翰人物？

范文照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已是中國建築界的名家，只要看他現在仍然存留的幾件作品就可知道：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建築群（後改為行政院）、南京勵志社建築群、上海音樂廳、上海美琪大戲院，現在皆被評為「近代優秀建築」，列為南京市或上海市的「文物保護單位」，其中之一甚至列為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」。謂之名家實非過譽。

從建築學的角度看，建築名家范文照設計的崇基校園建築有三個特色：

第一個特色是「如畫景致」（picturesque）的設計手法。建築物沿山體形勢佈局，水平向舒展而有高低層疊的效果，環觀景致，如看畫卷。范文照在抗日戰爭前夕，曾設計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新校園，設計圖紙最近被人發現，南京大學建築研究所趙辰教授看了，評道：「現在建築界都在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，可七十多年前范文照有這樣的作品，太難得了。你看這組校園設計並不是人為地強調幾何對稱，而是完全利用山地的起伏在高地上安排幾個組團，再用幾條道路連成一體，即使在今天也是傑作。」這段話，簡直像在評說崇基校園。崇基校園的規劃無疑顯現了相同的設計智慧，我們不妨也說：「五十多年前的崇基校園設計，即使在今天也是傑作。」

第二個特色是簡約的風格。范文照尊崇建築學上的「現代主義」，強調簡約綫條。簡單的設計處處展現建築師的造型功力。1956年崇基第一批建築完成，*The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* 雜誌有這樣的評論：「他沒有採用不必要的裝飾和昂貴的物料，卻成功地創造出質素甚高、設計最為優美的建築。」

第三個特色是和諧。這包括了建築群風格一致，每座校舍的建築設計互相呼應，整體旋律分明的和諧，以及建築與自然融合的和諧。周耀年周啓謙父子是接

手范文照崇基設計事務的建築師，周氏明顯地延續了范文照的設計：如畫構思、簡約風格、整體和諧。周氏的專業眼光是獨到的，而識英雄者重英雄，在後續的建築設計上完全可以看到，最尊重范文照設計的莫如周氏。正是由於這種尊重，才做到了前後呼應，風格鮮明而又一致，才能成就崇基建築群的整體氣勢。崇基建築師們表現的設計智慧，於宏大處見高明。

融合自然，優美如畫，整體和諧——我在崇基校園的墾殖者和設計者身上同時看到這種關懷。教育設計師與建築設計師同有這種匠心，同有這樣鮮明的文化關懷，無疑是崇基之幸。

談及匠心，有一點事實值得補充說明：崇基第一期建築的經費異常緊絀，然而范文照並未因此放棄對建築藝術的追求，他匠心獨運，「于艱難中特出奇麗」（蘇軾語），尤為難得。知此條件局限，我們更能體會他的匠心。而所謂「奇麗」，在這裏就是一種清麗，有別於繁麗或富麗。清麗正不妨看作簡美——簡約之美，因為簡約蘊含著「清」的意味，恰似繁多之為濃重一樣，簡約沒有不清的。

是次展題為「如畫清諧見匠心」。「如畫清諧」，可以理解為如畫之清，如畫之諧，如畫那樣清新與和諧；當然，更不妨理解為「如畫」、「清」、「諧」三個特點，也就是如畫、簡約、和諧，從這三個特點去認識、體會建築師的設計深意。范文照在一篇文章裏說：「建築學就是一種美術的表率」，「美術的欣賞，也就是建築的成功」，而其成功之處，正是「能給人們一種欣賞的愉快」，而這種「給我們的愉快，就是建築物的一種禮物。」早期校園建築是成功的，因為許多崇基人都曾親歷那如畫清諧的建築，收到「欣賞的愉快」這種取之無盡的禮物。

崇基如畫清諧的建築群，在師生校友眼中是「形象清雅而充滿學府氣息的優美建築。」這又給了我們一個啓示：高等學府建築帶有文化氣息象徵的意味。從面貌見精神，建築而非徒建築也。對高等學府建築的觀察，其實也是一種文化氣息的審視。

令人欣慰，崇基早期的校園建築，從建築學的角度看，是香港現代建築多方面的重要案例。我由此想到，從教育與文化的角度去看，還可以再增兩個案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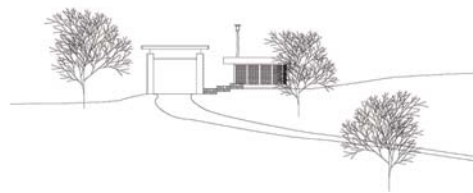
- 切合立校精神（以崇基來說是重視契合自然、重視整體和諧）的典型案例。
- 尊重並延續先在作品的優良設計，保持整體風格鮮明而又一致的典型案例。

我相信這兩個案例含有現實意義。

范文照在五十年代留下如畫清諧的崇基建築，「隨着原教學樓的徹底拆除……，老校園已經失去了她原有的精髓。隨着原圖書館和行政樓的拆除，舊有的校園面貌基本上不存在了。」「可憐事去言難贖」(文徵明句)，讀之令人慨然。想不到，崇基師生、校友以至社會人士齊聲讚譽的名家作品竟遭拆卸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怪異的現象。范文照的作品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，正與周氏父子之完全尊重他的作品形成強烈對比；范文照在崇基的作品沒有受到保護，又正與他在南京和上海的作品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形成強烈對比。教學樓群是校園建築的精髓，當年面臨拆卸之際，其實也並非沒有憐惜之人。據悉，曾有有心人捨不得完全拆掉這樣美的校舍，在拆卸重建計劃之中，成功爭取在剩餘空間保留最後兩座(F座和G座)。可惜後來人事變更，而繼任者並未體會他的苦心，結果兩座教學樓雖作保留，卻完全換了外貌，弄得面目全非，此即今天的李慧珍樓。盡去原貌而作為歷史建築，這是我見過最奇異的文化保育案例。

崇基的校色是紅色，有時會令我想起海棠。蘇軾初到黃州，寓居定惠院之東，小山上有海棠，蘇軾訪之，為這「名花」賦詩，詩題寫道：「雜花滿山，有海棠一株，土人不知貴也」。我和蘇軾有同慨焉。如畫清諧的崇基建築群，就是那海棠一株。

有一個事實值得向觀者欣然指出：崇基校園的最早建築，同時也是中大校園的最早建築，因而這個展覽介紹崇基校園的早期建築設計，其實也是介紹中大校園的早期建築設計。



(本文原載於《如畫清諧見匠心》早期崇基校園名家建築設計回顧展參觀紀念小冊 2008.10)

攜回小冊從容讀 細味重溫憶更深